

## 突厥史学启蒙——神话传说

苗天宝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突厥民族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神话传说。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这些神话传说,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瞿林东先生认为:“神话和传说产生于人类的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远古的神话和传说的口述作品,并给予人类以强大的影响。人类的这种‘伟大天赋’所创造出来的神话、传说,是当时人类精神生产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其历史价值之一是它们保存了人类先辈对于历史的记忆,这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神话和传说是一种人们有意识地对历史的记忆方式,产生于其史学的萌芽阶段,是其民族自身的史学的一个方面,从一定程度来说,可以看作是其本民族史学的开端,具有很重要的史学意义。而古代突厥民族的神话传说自然也是古代突厥民族史学最早的萌芽,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古代突厥民族所保留下来的有关神话传说方面的文献不多,笔者有意将其结合起来共同阐释其史学意义。先看看神话是如何定义的,神话学家袁珂认为:“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不难看出,神话带有一定的神秘性,重在借助想象去描写自然和记述世界。再来看看传说的定义,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把传说定义为关于历史上的人物或特别的地方。一般来说,传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

的一种记述与历史任务、重大事件、地方民俗、生活习惯相关的口头故事。传说系采用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对已往事情或现实生活的描述,表达其对历史与现实的批评与认同。从对神话和传说的分别阐释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神话和传说都是对一定历史与现实的反映。只不过神话的主人公多是神或半神半人,而传说的主人公则是神的光芒笼罩下的人,多为本民族祖先或杰出的英雄人物。

古代突厥民族的神话传说正是体现了当时突厥民族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一种认知能力,同时也表达着他们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包含着古代突厥民族的史学渊源。

### (一)突厥族源神话传说

古代突厥民族曾广泛地流传过种种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正是古代突厥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和记录,只不过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神秘主义的色彩。然而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从中提取出其本民族的史学意识的发展脉络,而这些曾经广泛流传过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正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让我们对于古代突厥民族史学的发展推向深入。

#### 突厥起源神话传说: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

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居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

又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疑，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占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纳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纳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

以上两种族源传说皆引自《周书》，在此基础上《北史》又给出了一种突厥族源的猜测，即“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隋书》中的关于突厥族源传说与《周书》、《北史》几近相同，概其史料大多引自《周书》，故而叙述之中几无差别。其他史书所载突厥民族起源传说之状况，《旧唐书》因“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所以未加记述，《新唐书》亦未记述，《通典》、《册府元龟》中所载突厥之起源传说与前史无异，此后《太平广记》等汉文典籍更无所记载。

从古代突厥民族关于其族源的神话传说中，不难看出，古代突厥是典型的以狼为其图腾的草原民族。“狼羴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也，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突厥人墓地前的石碑雕刻图案也证实着同样的结论。1965年在蒙

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努依河平原上发现的布古特石碑上，浮雕画面恰恰就是一只母狼。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块石碑是属于突厥汗国时期为纪念阿史那王族成员而留下的遗物。其上面的浮雕图案显然是突厥人把狼视作自己的祖先，并把它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倍加尊崇的生动例证。

突厥可汗们系天命所生这一思想，完全符合后来以可汗为首的军事贵族们的利益，并为他们作为部落酋长和民族首领提供了合法性。突厥民族的超自然起源论在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不仅他们自己极力鼓吹这种天命所生的起源论，即使是在当时与其邻近的中央政权体制下，先进的史学家也未对这种论调提出异议。

## （二）突厥民族的其他传说

古代突厥民族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突厥民族的世界观。

汉文典籍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传说：“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饌，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知觉，妻告邻人共视之，榔头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与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

由此观之，狼在古突厥人的心目中，其言语向背和出没去留，与民族的盛衰兴亡都是密切相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传说将“狼”拟人化，拥有“狼头”、并自称“神人”，当神祇来到世俗世界之后，就更为古代突厥民族部落首领与“狼人”、“天神”合一作了充分的铺垫，而依此信仰所建立的汗国必然是可汗与“天神”合一的神人合一政权，而在遥远的古代北方草原部落，没有比这个更让汗国坚固、民众信服的统治形式了。

再来看一则神话传说：“突厥之先日射

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突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尔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尔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尔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尔，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笔者按：据吴景山先生所作考证，首句“突厥之先日射摩”后应为句点。）

此神话传说也收录于《太平广记》中。这则神话传说与前面所记载突厥族源传说比较：前者情节简单，以记述历史的口吻加以叙述，列数突厥世系，所用文墨甚少；后者描述生动细腻，活灵活现，且记述详备，刻画人物形象更为具体，神话色彩最浓，尤其采用对话形式，突出表现出突厥先祖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后者从故事情节上讲，拥有甜蜜的开端，曲折的发展，悲剧式的结局，已经抛开了前者惯有的“历史风

格”（按指汉文典籍中对世系的叙述），更让我们体会到与希腊等西方民族的古代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这两则突厥民族神话传说同出自汉文典籍，却与其他突厥神话传说截然不同。具体说来，最大的差异体现在风格和内容上，如果说突厥族源传说体现了“从神到人”的过程，那么后面记载的这两则突厥神话传说则是重在表现“人神交往”。较此观之，作为突厥民族史学起源的神话传说具有上述双层意义，故而在史学作品中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 参考文献：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第 116 页。

袁珂《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

《周书·异域下》卷五十。

《周书·异域下》卷五十。

《北史·突厥传》卷九十九。

《旧唐书·突厥上》卷一百九十四上。

《北史·突厥传》卷九十九。

《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七，转引自《广古今五行记》。

《酉阳杂俎》卷四《境异》。